

灯下漫笔

百姓记事

杀年猪

周明金

“吃了腊八饭，忙着把年办”。一进入腊月，家家户忙忙着泡糯米、淘麦、打米、磨面、制豆腐、做糟……过了小年，便到处氤氲着年的气息。酥鱼、酥肉、酥丸子的香味弥漫在村庄的空气中经久不散；蒸馒头的香气沁人心脾；猪、羊宰杀前的嚎叫声预示着年的脚步已走近。

杀年猪一般在腊月二十六七进行，也有提前至二十四五的。那时，农民生活很苦，一年难得吃几次肉。平日喂猪是为了攒粪，年底猪喂肥了，加上要过年，便计划着将猪杀掉，补偿一年付出的劳动和应酬来年的开支。

杀年猪，充满节前的欢乐。一户杀猪，全村人赶来围观帮忙——谓之“拉猪腿”。特别是孩子更为兴奋：由于是年猪，猪的主人大都将猪血留做食用，称为“头刀菜”。因为是留做自家食用，接猪血时首先在盆里放少许凉水、盐、葱花，屠刀抽出后让血稍微流一会儿再接。这样接下的猪血干净，凝固得快，开水煮后血块中呈蜂窝状，有韧劲，好吃。

杀年猪也有一定的讲究：主家在屠夫操刀时燃放鞭炮，屠夫要掌握好力道，必须保证一刀毙命，血还要出得多。猪的叫声渐次弱了，最后噢的一口气便息了声响。

人们在欢乐的气氛中，看屠夫先在一只猪后腿上割开一个小口，拿了洗净的钢筋钎顺着皮层一直捅到前腿，然后脚踢了劲吹气，边吹边捶打，猪就鼓了起来。水烧到开不开的时候，开始快速地熄火、开膛、收拾内脏，再把猪肉一块块分割。此时屠夫也格外卖弄精神，一边说笑一边操作。干到兴奋处，随手把猪尿泡割下来，丢给围观的孩子们：拿去当球玩吧！猪的主人不仅不喷怪，甚至还忙里偷闲帮着反复揉搓，吹气，一个西瓜般的尿膀胱就成立了。孩子们再无心看屠夫分肉了，都去抢球玩。

虽说杀年猪是为了过年，但一般人只留下猪肉和少许猪肉，一部分送给刚过门或者没过门的儿媳媳妇家，叫作“送年礼”。大部分猪肉则以略低于市场价格，卖给或除给杀不起年猪的亲戚邻舍。

按照农村风俗，人们把自家养的猪杀了，要邀请亲戚朋友到家里来吃“猪盆子”（猪肉，味甘，性温，有解毒清肠，补血美容之功效）。而菜的主要内容都是猪身上的，如：炒猪肝、烩盆子、水滑肉、红烧肉等。然后指派孩子给左邻右舍一家送去一碗杀猪菜，让大家都沾沾杀年猪的喜悦，也借此加深邻里之间的感情。即使以前有过隔阂的邻居，也能在一碗浓浓的杀猪菜的喷香中冰释前嫌，重归于好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农民收入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全村能杀五六头猪就算不错，后来改成两家合杀一头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过年基本每家都杀年猪。虽然请客吃饺子除了猪肉再没有什么好菜，吃起来都是为了图个热闹，村民们这时候总是一派和气。

随着各种肉类日益走上餐桌，杀年猪反倒不合算，所以私户杀年猪的现象基本绝迹，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牛羊肉及海产品的追求。

好久没有再见到杀年猪了，但杀猪时那浓浓的年味以及邻里间的那种和睦，一直深藏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“小孩儿，小孩儿，你别馋，进入腊月都是年。吃馍馍，吃香饭，花花绿绿身上穿。又解馋，又保暖，欢喜喜过过大年……”当我和副青草、拾柴火的小伙伴们，将村人自编的“童谣”拐弯抹角传到四邻八舍院子里时，时间老人已迈入了腊月。村庄里的水井、晒场、道路等均有迎年的脚步声。

全村约有800口人，共用两口水井。一口在村庄的西寨墙根，与牛、羊饮水的水坑较近，旁边有棵大榆树。另一口在村南头，与不时传出琅琅读书声的村小不远。清晨，天还朦朦胧胧，井口上方那架辘轳便发出了“吱扭吱扭”的欢快声。父亲起床首先要到井口担水，把水缸担满，确保母亲一天洗漱所用。水缸担满了，父亲就坐在门槛上喘着粗气，掏出旱烟袋吧嗒吧嗒抽几口解困。时而眯眼回望春种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从未懈怠的亲历，时而畅想团圆、喜庆的年马上就要到了，脸上露出了笑意。

爱整洁的母亲，把家打理得像有贵客要登堂入室似的。洗刷干净的锅盖、锅帽挂在了屋檐下淋水、晾晒，旁边还挂着一串红辣椒和五六嘟噜剥去苞衣的玉米棒子。铁丝上，搭满了刚从水盆

那年腊月

刘传俊

里捞出来拧干的蓝、黑土布居多的衣物。依树干绑两根横木棍，上铺高粱秆帘和芦苇席子，将淘洗过的小麦摊上去风干，两三天后带到磨坊里磨成面粉蒸馍馍、炸油条、炸萝卜丸子。这些麦子，只有此时才舍得拿出来展示，因为要过年了。那时的产量低得很，每人每年也不过百八十斤小麦，得凑合着吃一年。自自然然的面粉不掺任何添加剂，蒸出的馍馍白亮亮喧腾腾筋道可口，麦香味儿浓厚纯正。

村里的大、小路上，腊月里也不再“邋邋”，像换了一副面孔。过往担着的水桶溅出的井水，将路面濡湿润了，压住了扑腾一年的灰尘。邻里争相挥舞竹扫帚清扫去树叶、柴棒、枯草、碎麦秸之类杂物，茅草房林立的村庄，顿时精神清新了许多。

村北有条南北贯通的大路，路西有个水坑。当时的腊月寒冷异常，水坑起初结了层“鸡皮冻”，今天冻，明天再冻……不几日上了“实冻”，成了临时乐园。我们在上面玩抽陀螺游戏。大概腊月需要多声部合唱才更出彩，除了井口扁担铁钩挂水桶梁的清脆声，土狗“汪汪”的叫声，大红公鸡的报晓声，冰面上那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腊月

就被抽得更圆润了。木陀螺很平常，找一块废弃的木块儿削成圆锥形，打磨光洁后再往锥尖砸一个自行车脚踏间用过的滚珠，一个陀螺即做成了。玩法很简单，主要看谁的陀螺转动时间更长。两人从相反的方向各抽一个陀螺向中间赶，眼看距离近了，双方都猛加一鞭，使得陀螺碰撞，谁先倒下，谁就认输。我们还在冰面上对拐，“金鸡独立”一样，右腿站立，左腿抬起，一手或双手搬着左脚，一点一点去和对方向同样抬起的左腿相对撞，时而“对”，时而“盘”，时而后退，时而前进，谁的力量难以支撑，抬起的腿落地，谁就甘拜下风。周围不乏看热闹、呐喊助威的伙伴。有时，我们会用脚踢掉一块坑边冻结一起的冰块，冰块随着飞脚从这岸“嗖——”滑到那岸，好像箭簇划过长空。

腊月十五前后，月亮分外明朗，宛若要把积蓄了好久的光辉全部挥洒出来似的，照得村庄一片透亮。村北寨外那个圆圆的晒场，周边垛了一些红薯秧、黄豆秆等，还竖放着高粱秆、玉米秆。晚饭后，我们相约去“挑老兵”。一排在东，一排在西，每排都有“代言人”。“代言人”喊：“挑老兵，听我喊，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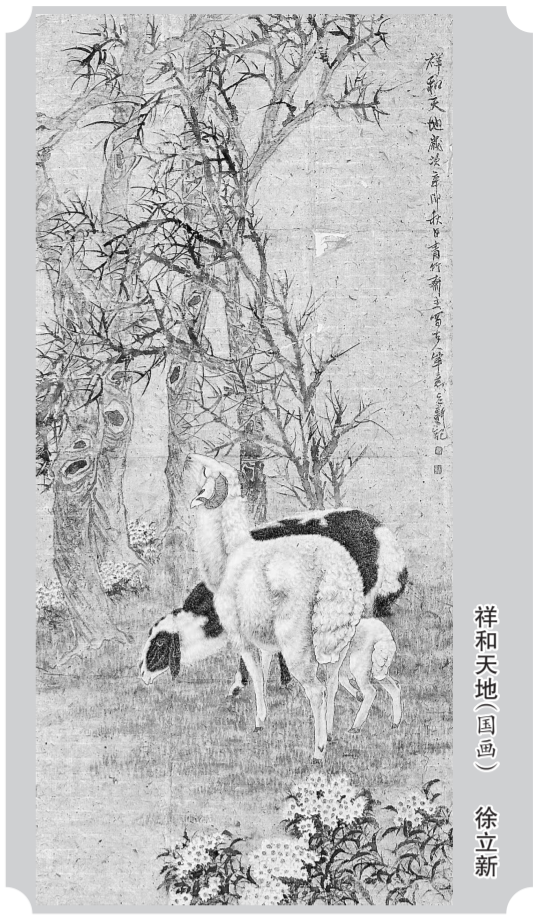
的人马任俺拣。”对方“代言人”问：“拣谁哩？”另一方立马叫出某某的名字，随着“上”的口令发出，伙伴们蜂拥而至牵扯扯被“拣”的。有被“拣”的躲躲藏藏，有的主动“投靠”对方阵营。直到一方将另一方的“老兵”挑完，只剩下光杆司令，游戏才告结束。晒场边的草垛，无疑是我们捉迷藏的好去处。轻手轻脚钻到一隐蔽处，自认为保险了，才发出短促的“开始”二字……月亮西垂，我们才恋恋不舍结伴回家。而这时，忙碌了一天的慈母仍没有歇息，还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不停张罗过年物品。

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。杀年鸡宰年猪的声音，在村西头刚落，村南头又起。

大年三十下午，天还早着呢，母亲就打好了糍粑，父亲将手写的对联贴到了门框两侧和门楣上，将“小心灯火”“满室生辉”“满院春光”的竖笺分别贴到了灶火的醒目处、堂屋的土山墙上、院中的梨树上。除夕，一家人端着热气腾腾年夜饭，边吃边话桑麻。

年，真的含笑朝人们走来了，接纳她的是此起彼伏的“噼噼啪啪”的鞭炮声，是辞旧迎新的欢歌笑语。

睡梦里，我听见了滚滚春潮在涌动……



散文诗页

雪落中原

毅剑

走在季节的风里，穿过日子的断层，这景象总是很近又很遥远……

雪，悄无声息地落在这片古老而又新生的土地上，在千里中原的千里之外，在黄河两岸的两岸之外，马蹄踏过，战火烧过，洪水漫过，尘烟飘过，千万次耕耘又千万次收获过的土地上，精灵般的雪光渗透深处的岁月，闪闪地照亮许多的脸庞和脊梁，照亮历史的脚印亦如照亮那些滑落抑或正在抖动的羽毛。

一些人永远留在了异乡，一些人一直都风餐露宿，一些人一出生就没有归宿，一些人到死也没有走出一个村子。还有一些人一直和他的冰雪在路上，他就那样矗着舞着，他一直都相信自己，终将带着漂泊而清洁的灵魂回家。

一层又一层，雪片叠厚了中原大地。风，像一把扫帚，紧紧地跟随着雪的舞步，伸出寒冷的指爪，抚平着那些清晰抑或暗淡、整齐抑或零乱脚印。总是用着像土地一样古老的动作。

雪落中原，以苍天之手，抚慰万生生命，擦洗众多高贵和卑微的灵魂。厚厚的松软的覆盖，掩埋了一切，却掩不住万千思绪，封冻的路，挡住了马蹄，挡住了匆匆的车轮，却挡不住思念中游子回家过年的脚步。这轻盈飘舞的沉重，这纯净的污浊，终不能剥夺的是堆雪人的童趣，和那些总是照例折看的祝福。

雪一白起来，就可以大到把一座山压倒，那层层叠叠的雪，那一片片飘起来的雪花，不论它们无中生有或者归于空无，都往往会在抵达的路上，可不管飘落还是消融，每一朵雪花都有着一颗冰冷的心。它们分散消融成水滴，它们拥抱团聚成雪前。它们手掌上，尽管也会是一朵柔情似水的花蕾，但当它们占据了整个天空时，还是让我们感到了泰山压顶的重量，许多时候，让我们走在它们低落的身躯上不能不保持无言的沉默。

雪落在中原大地，落在母亲辽阔而丰饶的腹部，这一瞬间开满的棉花，也往往并非一条厚厚的腰带。这来自上天的新年礼物，同样也是寒冷一次疯狂的集结，并作为得以向我们发起突袭的凭借。它们都如此微小，就像一滴水之于一条河流，并最终汇聚成那汹涌不息的奔腾。

很厚很厚的雪落在这个深远无比的冬天，道路早已变得可有可无，寒冷是一位坚定的平均主义者，已不觉得富人还是穷人、有权抑或无权，全都一起被困在模糊不清的城市。半块馒头掉在积雪之上，几只饥饿的麻雀完全放弃了警惕，围绕这仅有的食物贪婪地啄食。很多年的积雪把我的心压得很低，但我总是习惯了依然眺望春天，保持着一个不变的心愿——回家过年，在除夕的爆竹声中与一天苍老的父亲慢慢地对酌。

因为我知道，除了孤独，没有什么可以让冰雪融化，就像除了亲情，没有什么能让孤独融化一样。

新书架

《暗算》：讲述战争背后的奇人异事

梦瑶

谍战也是国战，《暗算》虽然讲述的是战争背后的奇人异事，却最掩盖不了这些特殊的人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背负着特殊的使命，财富、荣耀、名望都和他们无关，他们默默地破解密码，如磐石般坚守秘密，牺牲自己和家庭，保住了国家胜利的防线。他们是无名英雄，他们有家国情怀，他们用信念和执着成就了家国家大事，也把自己磨炼成了另外的样子。由《暗算》开启的谍战系列作品，为当代文学发展增添了一块重要版图。《暗算》成就了一个文学类型，铸就了一系列文学经典。经过时间的洗礼，《暗算》独特的艺术魅力愈发光彩夺目。为纪念《暗算》出版二十年，人民文

学出版社特别推出了《暗算》精装典藏版，由著名设计师独家打造，精心设计，以最新新意、最具活力的面目呈现给读者。

《暗算》自出版以来，不仅斩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，还与《解密》一起入选英国“企鹅经典”文库，它们是中国迄今仅有的两部收入该文库的当代小说。它以“密码破译”开拓了“谍战”这一类型文学的新领域，更成为这一类文学的经典之作。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《暗算》和电影《风声》，掀起了中国当代谍战影视狂潮，深得观众喜爱。《暗算》刷新了谍战文学的新高度，至今麦家所建造的密码破译世界仍未被超越。

冷，能让每一个人燃烧自己，哪怕一点点温暖存在，都会让人怦然心动。比如：乡下的老屋里，冒着黑烟，闪着星光的树兜；铁锅里，冒着蓝色火苗的炭火；锅灶前，刚刚燃过的稻草火屑；城市里会摇头的“小太阳”；书桌边，用电烧亮的铜丝取暖器上，都会伸出大大小小的、粗糙的、细腻的手，他们都把自己的触角伸到温暖里。还有空调间、暖气间里，人们都是暖的……

我等南雪又一年。有暖可取也罢，无暖可取也罢，属于你的一切，都会在这个冬天到来，再冷的天，都要努力捂出自己热气腾腾的生活。

我曾经历过许多寒冷的日子，身单衣薄不说，还没有棉鞋可穿，可是，我不害怕，我会运动，我会跑步，跑得浑身是汗。还有，教室里跺脚声和下课时在墙角里挤成的一团。这些记忆，不知道还有人记得不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没有经历过，我知道，这并不是最苦的，我们的父辈、长辈，他们才是从雪天里磨砺出来的，带着他们的昂扬和坚强，一昂头，把冬天甩在身后。我知道，那些所有的艰辛，都是往年的雪留下的。

人与自然

我等南雪又一年

潘新日

太师椅、八仙桌，配以两对旧式的高背椅，中间是方形茶几。老先生早早泡了茶，在红泥小火炉上煮着，没等我们落座，就一一为大家倒上，茶香和暖意便立即弥漫开来，感觉很亲切，也很温馨。突然想起一句话，寒冷的意义，是让你因此找到温暖，觉得用在此处再合适不过了。

临别，回头审视先生的老屋，我在想，这个覆盖着白雪的低矮、破旧的小屋，怎么容纳下这么一颗伟大的心？路上，我们自嘲，那些树，多像我们这些中年人，一阵风吹过，说秃就秃了。街边有很多孩子在打雪仗，在他们心头掠过一丝欣喜，用自己的洁白，在身上，落在地上，粉得碎得灿烂如花，就如他们的童年，快乐着，美好着。

连载



页纸，说：“郁主任，看看吧。”郁洋看见材料的处理签上，分管扶贫工作的郭副书记已经签字：请苏书记、王区长阅示，建议召开研判分析会，听取情况汇报。王区长的名字上画了个圈，说明他已阅。这是一份检查组列出的问题清单——

按照全省扶贫专项检查方案，检查组于六月十日抽查了隐山区六个行政村的扶贫档案，并对十八个贫困户进行入户调查，问题汇总如下：

扶贫档案信息填写错误三例；贫困户家中的明白卡信息填写错误五例；贫困户应该享受的帮扶政策没有落实到位四例；群众对扶贫政策知晓率85%，对扶贫工作满意度92%；村民李玉海说，扶贫干部答应给其买药治病，经检查组核实并没有兑现，属空头承诺；村民孙桂英家有年轻男子监视偷听检查组暗访内容，被发现后情急之下，喊农妇“妈”。经询问农妇，她不承认年轻男子是她儿子，农妇的女儿也不承认是她哥哥，属弄虚作假行为……

郁洋觉得大脑从里到外“嗡嗡”作响，检查组的严苛程度大大出乎他的预料，这不像是一份与他相关联的检查反馈材料，而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陌生、冷酷之语。尤其是关于孙桂英的一条，如此武断、自负，甚至妄加猜测，令他极为恼火，忍不住用手拍桌子叫道：“胡建生想干什么啊？”徐主任连连示意他压低声音，轻声说：“材料上说的不是事实？”“可能是事实。”郁洋吞了口唾

沫，辩解道，“但事实不一定代表真相，事实只是一部分真相，也可能完全不是真相。”

“别抬杠，有话去跟区长解释。”徐主任说。郁洋心里翻起一股别样的复杂滋味，这些文字像藤蔓一样紧紧缠绕着他，令人窒息。隐山区扶贫工作综合评分在准城市排名倒数第二，王旭光区长可能被市政府约谈，直接意味着他负责的扶贫工作的彻底失败。郁洋立即驱车赶往马鞍村一趟。

中午在家吃饭时，郁洋没有一点胃口。妻子很敏感，每次他情绪低落的时候，总会被妻子发现，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为了不让她妻子看出端倪，郁洋勉强喝了碗紫菜汤，然后觉得浑身疲惫，躺到床上休息。

刚有点睡意，手机铃响了，陈清打来的。

“郁主任，马忠良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村支书赵太谋告诉他，蛇王庙在台风中倒塌，已经不复存在，将不予他任何赔偿，他找我来说法。”陈清说。“你怎么跟他说的？”郁洋问。“我已将情况上报区移民指挥部，正在等待指挥部集中研究后的批复结果，但他似乎受了赵太谋的话的

马忠良被郁洋的一席话搞得哭笑不得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别说好听的话，咋个赔偿我？不能因为台风把庙刮倒了，就不认账！”

“老兄先别骂了。”郁洋摇了摇头说，“然后您说说，我前面说得对还是不对。您若认为我说得不对，我就不往下说了。”马忠良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沉默一会儿，低声说：“领导说得对。”

郁洋击掌称赞，笑着说：“我就知道，您是明事理的。只要讲道理，我们一切事情都好谈，并且肯定可以谈成。”陈清在一旁听得直乐，脸上闪着亮光。

“蛇王庙建成至今已十年之久，这期间有无数村民去里面祭拜过，我相信可能还包括乡村干部，可是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，没有一个人说这个庙修建得不对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蛇王庙的翻建已经既成事实，已经融化在这片山脉、这片土地上百姓生活的一部分，它在某种层面上，已经不再是您老兄个人的蛇王庙，而是准口村全体村民寄托共同信仰的一个场所。这么说没问题吧？”郁洋用一种心腹话的口吻说。

陈清给马忠良递了一支烟，又给他打着火，马忠良一边点烟一边说：

“没问题。”

“好。”郁洋接着说，“既然如此，那么一个全体村民共同信仰的公共所在，假如我们争取到关于它的赔偿，怎么赔偿您老兄一个人所有呢？对其他村民公平吗？他们会同意吗？”

“你又想说开会商量。”马忠良摇头说，“蛇王庙的赔偿不能开会，一开会别人肯定要分我的钱。换我也一样，你拿别人家的东西在会上问我分不分？我肯定也说，分！起哄占便宜的话谁不会说？”他喷出一口烟，酒后微酡的脸上浮荡着一种对世事无比通透的神情。

郁洋挥了下手，说：“现在一期移民只剩三十八户，政府规定的最后搬迁日期是六月三十日，还有二十天。在这个期限以内，蛇王庙的事情必须盖棺定论。我已经算过一笔账，蛇王庙建筑面积大约三十五平方米，按移民房屋赔偿标准计算，赔偿金一共是四万元。我计划给移民指挥部打报告，从村里的统筹资金里挤出四万元来，给您个人一半，另一半纳入村集体收益，和林木收入、采砂船收入一样，由全体村民均分。您如果同意，就三日之内搬家，将老房子钥匙交给指挥部，我们给您出具一份蛇王庙赔偿的

文字依据。您如果不同意，那么到此为止，这件事情爱找谁找谁去，从今以后与我无关。”

说完，郁洋和陈清都用眼睛死死地盯住马忠良的脸，等他表态。

马忠良嘴角抽动了两次，叹气道：“领导，我真亏啊！”

郁洋起身欲走，马忠良又说：“我同意。”

六
星期五上午，扶贫检查组的工作通报下到区里，隐山区在准城市两区八县排名倒数第二。

徐主任给郁洋打电话，让他去政府办看文字材料。区扶贫办在政府办公区的后楼，政府办在前楼二层。走出后楼大厅，院子里的阳光灿烂耀眼，郁洋下台阶时脚下颤一颤，差点儿晕倒在地。身边有机关的同事往来经过，却一个也看不清他们的面目，世界如此陌生，仿佛忽然置身一个不可思议的幻觉空间。进入前楼楼间的阴影里，他眼睛才可以看清东西，挣扎着一步步上收益，接那个电话，他感觉像当头挨了一记闷棍。

徐主任的表情淡然，跟平时一样，对工作驾轻就熟的样子，递过来两